

南洋丛林历险记

黄浪华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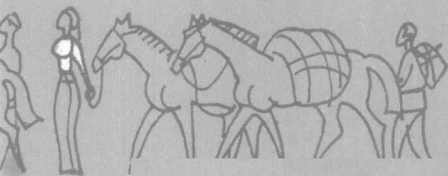


中原农民出版社



南洋丛林历险记

黄浪华著



内 容 提 要

这部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叙述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

四位有志于发展祖国橡胶事业的华侨，他们冒着坐牢危险，从缅甸用马帮偷运出一批橡胶籽，穿越缅北的原始大森林，历时四十六天，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明珠西双版纳。一路上，历尽艰辛，闯过了警察的盘查、缉私队的追捕、毒蛇猛兽的袭击和瘴疠的侵害，最后却为土匪所劫。但是，他们的行动感动了绿林好汉，土匪竟然护送他们过了界河。

这部作品中，既有瑰丽多姿的异国风情，也有奇特壮观的热带自然现象；既有扣人心弦、险相环生的传奇故事，也有缠绵悱恻、耐人寻味的爱情生活，更有许多生动有趣、令人耳目一新的丛林知识。它巧妙地把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熔为一体。透过这一幅幅热带风情画，四位男女华侨的刚强性格、美好道德、崇高心灵，跃然纸上。

南 洋 丛 林 历 险 记

编 著 黄浪华

责任编辑 冯成奇

中原农民出版社 出版

河南省尉氏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28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0册

统一书号10394·10

定价1.50元

目 次

第一章.....	(1)
缅甸最炎热的季节——两个华侨胶工 ——隘口告示——战略物资——林福庚 的心愿——李先生的一席话——明天再 见	
第二章.....	(10)
李方舟的花草和书籍——郑延庆的考问 ——化缘和尚——傣族姑娘玉香——橡 胶的历史——米干炒糊了——来了镇长	
第三章.....	(22)
马帮——驰名中外的普洱茶——郑延庆 和林福庚的家——到哪去种橡胶——瘴 病之区——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决心	
第四章.....	(32)
街市上的歌舞——《长城》诗——刀印 生的启示——到大烟馆去找郑延庆—— 绞杀树下的计划——也搞一个马帮	
第五章.....	(41)
中午骤然来的马帮喧嚣——英俊的头马 和潇洒的赶马人——镇长的赞叹与疑问	

——咖喱鸡和威士忌——赶马经——镇长的恩典

第六章..... (51)

郑延庆心事重重——乌鸦惊飞——镇长与警察——英国什么都行——爱砍人头的生番——鸦片问题论争——无数的鬼门关

第七章..... (59)

星期天隘口——冒险闯关——郑延庆怦跳的心——警察公事公办——蓦然大火——慌乱的人流——冲出关卡

第八章..... (67)

三双手握在一起——插上崎岖山路——郑延庆的故事——来路上有人了望——沿着山溪逃跑——是玉香——一起回国去

第九章..... (79)

在树林中穿行——辑私队——逃向长房子——野人般的大汉——奇怪的科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多好的民族

第十章..... (93)

到了掸邦——柚木与缅甸亡国——掸人

和傣人——美丽的坝子——老波涛的盛情——都是傣沥——傣家风味

第十一章..... (105)

竹楼与建房规矩——帕雅桑木蒂的传说——贺新房——主人的祝福——山蚂蝗——眼镜王蛇袭击——七叶一枝花——最凶恶的毒蛇

第十二章..... (122)

原始森林的壮观——花儿为什么红、白、黄色最多——会飞的走兽、爬虫——流自来水的水藤——香竹饭——恐怖的大森林之夜——篝火

第十三章..... (137)

茫茫大雾——老虎——惊心动魄的野兽大战——侵占了长臂猿的领地——森林夜雨——番薯怎样传入中国——华侨的传统

第十四章..... (153)

雨季来了——白蚁土包——睡在山洞里——什么是瘴疔——洪水冲走了两匹骡马——响蜜鸟——鸡坨——有毒蘑菇与无毒蘑菇

第十五章..... (169)

野芭蕉林——赶摆黄焖鸡的情意——林
福庚的种胶经——谁开的路——探路
——发怒的大象——智引象群

第十六章…………… (184)

野牛——捕捉穿山甲——雷电追逐着人
马——蚊虫叮咬的夜——林福庚病倒了
——悲伤的叫魂曲——波罗密多心经
——橡胶籽伴忠魂

第十七章…………… (204)

悲哀的征程——狐蝠惊飞——碰见了人
——甩开猎人——一群土匪——“她是
我老婆”——堂堂中国人——为祖国强
盛尽一份力量

第十八章…………… (229)

夜宿沼泽地——少女的幸福感——火树
银花——老赖的要求——前面是国境线
——遇上了英国巡逻队——游过南览河
——祖国啊，游子回来了

第十九章…………… (249)

早起的夫妻——胶刀闪亮——月夜——
扑向胶林——热带特种林木考察队——
检阅——开割——第一杯胶水——呼唤
亡友

第一章

缅甸最炎热的季节——两个华
侨胶工——隘口告示——战略物
资——林福庚的心愿——李先生的
一席话——明天再见

当郑延庆把最后一包橡胶片扛上木船往回走时，已值正午。天上没有一丝云彩，也没有一丝风，太阳象一团火球高悬在蓝天上，得意地施展着它的淫威。江边那片郁郁葱葱的芭蕉林，这会儿早失去了平日的妩媚与活力，一扇扇巨大的叶子耷拉着。那欢腾咆哮的萨尔温江的江水，也好象被窒息了，停止了喧嚣，变作死水一潭。整个空间似乎已达到了燃烧点，只要谁划着一根火柴，它就会蓦然爆炸。

这是缅甸最炎热的季节。刚才，听把守在隘

口的警察说：这几天，气温可高达华氏九十度至一百度。啊，可怕的热带三月呵！

重负的木船解缆离岸了，喘息着，缓缓地在江中爬行。那咿咿呀呀的摇橹声，枯燥而单调，使人联想到戈壁滩上令人昏昏欲睡的驼铃。木船呵，你就是江上的骆驼，他要几天才能爬到毛淡棉，爬到莫塔马湾？木船呵，你也是萨尔温江的骄子，萨尔温江六千华里长，只有这段水路，才有你的帆影！

郑延庆不愿听那烦人的橹声，加快了脚步。他索性把湿透了的沾满橡胶的上衣脱下来，让黝黑、宽阔的脊梁和粗壮的臂膀赤裸着。满身到处是被晒得起卷的蜕皮，到处是汗水凝结的盐渍。远远看去，酷似广东有名的食品——烤乳猪。他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狠狠地摔在发烫的路面上，哧啦一声，竟然冒起了一缕青烟。他正要骂一声“狗天气”，突然听得背后有人喊他。听那低沉缓慢的嗓音，不用回头看，他知道是工友林福庚。

林福庚，四十五岁左右年纪，比郑延庆整整大十岁，但已显得老态龙钟了。那瘦削的脸庞就象晒干了的柚子，布满了无数皱纹；那搓衣板似的胸脯，已有些向里佝偻着。在如此炎热的天气

里，他依然衣冠整齐。郑延庆停了停步子，让林福庚一拐一拐地挪到跟前，才肩并肩继续前进。

林福庚嘴唇蠕了蠕，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

“看见告示了吗？”

“谁的告示？”

“官家的。”

“贴在哪？”

“隘口。”

官家告示，非同小可。闹不好，犯了法还不知是怎么犯的。郑延庆手一挥：“走，瞧瞧去！”

两个人加快了步子。

走出一华里远，远远就望见了那座起伏蜿蜒的蓬隆山山脉。它象一条巨大的苍龙一般，从西北奔突而来，一路欢腾、雀跃，摇头摆尾，突然间一头扎进了萨尔温江的江底。这是座石灰岩山，经过千百年风侵雨蚀，形成了一个个兀立的奇峰，陡峭的石壁，叫猿猴望而却步。奇峰陡壁的倒影映在萨尔温江上，与那江上的无数急流险滩相映成趣。郑延庆每次经过这里，都会油然感到这里的山水的险峻和严酷。

蓬隆山与萨尔温江一东一西，怀抱着一个狭长的平坝，这就是昔其望镇。隘口就在蓬隆山和

萨尔温江的交汇处，它是进出昔其望镇的门户。隘口宽不过一丈，左右各有一条涂着黑白斑纹的木栏杆，交叉地横在当央。木栏杆的里外，各有两个戴着宽边呢帽，穿着黄衬衣、黄长毛袜、皮鞋的卡钦族警察，站在那里，神情严肃地检查着来往的行人。这一带是鸦片走私猖獗的地区，所以检查格外严格。

“就贴在那儿！”林福庚往右边的一间店铺指了指。

这是间凉茶铺，招牌上写着一溜汉字：“梁广记凉茶 清凉解暑 生津止渴”。招牌下面围着一堆人，一个个伸长颈脖往店铺正面的一根柱子上看。

郑延庆使劲挤了进去。哪里是什么告示，而是一份用英、缅、中三国文字写的刑事判决书。郑延庆溜一眼开头，眉头立即紧皱起来。再往下看，两眼越睁越大，头发倒竖，心底仿佛有一股无名火蹿出，直往脑门冲。他狠狠地啐了一口，骂了声“丢那妈”。

林福庚大字不认识一个，莫名其妙地看着郑延庆的神情变化，问道：“上面都写些什么？”

“丢那妈，咱们中国人又挨抓啦！”

“他犯哪条王法了？”

郑延庆愤愤地道：“他拣了一些橡胶籽运回中国去种，被查出来了，就判了十五年徒刑！”他声音越说越高，最后几个字简直是吼了出来，吓得林福庚赶忙伸手去捂他的嘴。

“你不要命啦！”林福庚慌慌张张把郑延庆拉出围，小声说，“让镇长、警察听见了，你要坐牢的！”

两人不再吭声，都气得鼓鼓的。通过栏杆时，警察好象专门与他们作对似的，硬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查了好几遍。放行时，警察还神气十足地瞪了郑延庆一眼，那眼神好象说：“看见了判决书没有？你们这些华工敢偷运橡胶籽，同那家伙一样下场！”郑延庆把拳头攥得格格作响，要不是看见警察腰间别着短枪，他准扑上去把他的脑壳砸扁。

一条鹅卵石路在他俩足下延伸，长满老茧的赤脚板踩在升腾着热气的石子上，依然有烫感。这是条东西横贯的马路，有五六华里长，把昔其望镇分成南北两半。马路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华侨店铺和缅甸人的竹楼。镇当中还有座金碧辉煌的缅寺和一个高大的缅塔。寺庙和塔上的玻璃，在酷日下闪着刺眼的光。

林福庚看看路上的行人没有注意他俩，才附

耳问郑延庆：“运橡胶籽出国也犯王法？”

郑延庆白了他一眼：“你在这里割了十多年胶，还不知道有这条王法？”

“为什么？”

“为什么？一句话：橡胶太重要了！”郑延庆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脚上蹬的，你想想看，哪样东西能缺橡胶？世界上有四大工业原料，钢铁、煤、石油，还有就是橡胶。据说橡胶制品，到目前为止，已多到三四万种。这么重要的东西，英国人能让别人有？他们早把它列到禁止出口的战略物资里了！”郑延庆说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叹只叹我们中国地方那么大，就是不长橡胶树，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华侨为搞橡胶种子回祖国种，被抓坐班房呢！”

正说着，一辆满载着橡胶片的道奇卡车，风驰电掣地迎面冲了过来。好险！林福庚眼明手快，一把把郑延庆拉到了马路旁，才没有被撞上。汽车驾驶楼里，一个金发碧眼的女郎伸出头来，向他们做了一个飞吻，然后放肆地哈哈大笑。他们正要发作，汽车尾卷起的烟尘一下子把他们裹住了。等他们扑打净满脸的灰尘时，卡车已走远了。

又一辆满载橡胶片的卡车从他们身旁飞驰而过。他们站在路旁不走了，任尘土铺天盖地地把自己吞没。一连过了十二辆，马路才恢复了平静。

郑延庆一直瞪着最后一辆卡车上那堆成小山似的橡胶片，渐渐地消失在隘口外，不禁又愤愤然起来：“丢那妈，这都是我们用血汗割出来的啊，可都落到了他们英国人的手中！”

林福庚无可奈何地“唉”了一声，说：“胶园是英国人的，老弟，我们只有当别人的牛马呵！有朝一日，我林福庚要能割上自己的橡胶，死了也合得眼啊！”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莫悲伤，事在人为嘛！”突然背后有人说话，把郑延庆、林福庚吓了一跳。回头看，只见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站在他们面前。

小伙子，高高的额头，一对黑眉毛几乎连在一起。两只眼睛虽然有点近视，但依然清澈如一潭秋水。嘴唇紧紧地抿着，下颏微微扬起，使他显得格外的倔强而执拗。

“李先生！”郑延庆和林福庚都认得，他是昔其望镇华侨公立文化小学校的教师——李方舟。这位教书先生生性豪爽，好结交朋友。所以，

镇上的华侨不管有无子女在小学里念书，大都认识他。

李方舟潇洒地摘下头上的荷兰帽，又掏出手帕扑打了几下帽上的灰尘，然后又把荷兰帽当扇子，忽扇忽扇着，微微笑着问：“你们想割自己种的胶？”

林福庚说：“做梦都想啊！”

郑延庆感慨地接过林福庚的话尾：“是啊，割了十多年胶，都给别人割，怎能不想呀！”

李方舟微微点了点下颏，忽然象念古文一样感叹道：“美哉此志！美哉此志！”说着又顿了顿，用那双明亮的眼睛瞪着郑延庆和林福庚，“小弟有个打算，想和两位兄长商量。”边说又边看了看马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不过，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这样吧，明天上午，请二位到寒舍一会，怎么样？”

“你也想种橡胶？”

“……”李方舟神秘地笑而不答。

“是明天上午？”郑延庆问。

“明天是礼拜天，上帝安排的安息日，你们胶园怕概莫能外吧！”

郑延庆和林福庚两人相互看了一眼，欣然答应：“好，明天准时去找你。”

“不见不散！”李方舟再三叮嘱。

“不见不散！”

第二章

李方舟的花草和书籍——郑
延庆的考问——化缘和尚——傣
族姑娘玉香——橡胶的历史——
米干炒糊了——来了镇长

第二天一早，郑延庆和林福庚一爬起床，就迫不及待地直奔文化小学校。

学校就在缅塔的右侧。晨风呼呼，吹得那座馒头形的缅塔顶尖上的铃铛，叮叮当当直响。他俩踏着铃铛的节奏，轻快地走进了学校的校门。

李方舟的住房在六年级课室的隔壁。房前两侧各有一个小花池。花池里种了不少热带的奇花异草：有叶片形状颜色各异的洒金榕，有夜间能发出芳香的夜来香，有花开三四个小时即谢的昙花，有常年开着红、橙、黄、白等颜色花朵的马